孔子二千四百五十年

光緒二十五年歲次己亥　六月初一日



清議報



第二十册

THE CHINA DISCUSSION

ISSUED THREE TIMES PER MONTH.

No. 139, YOKOHAMA, P. O. Box. 255.

清議報第二十冊目錄

本館在橫濱居留地壹百三十九番

論救中國當以救皇上爲本 明義外篇之二

□鄭涯生稿

我支那義士瀰滿于山海內外居常鬱鬱不得志仰視天而俯畫地私心喁喁想望聖君崛起翹首而觀朝廷新政者多歷年所矣虎狼之吏聾瞽之官閡于民隱擁于上聞既不能廣闢賢路開張天網搜羅草澤之彥鴻鵠之英轉移其桀驁強悍之氣操縱其通達勇敢之才使立功名共持危急而又周內以土匪漢奸之目以鋤其志以殘其才以消其氣以死其心使之無地自容于是此義士者乃沉淪于荒野漂泊于重洋然而其希望朝廷改行新政之心猶未已也故其講求外國專門之學以備國家他日之用者或通法律或通政治或通格致或通統計或通商學或精製造或通農務或通海陸軍法或通鑛鐵工程有若居于香港澳門天津上海及各省通商口埠之地與夫旅于日本新嘉坡檀香山暹羅緬甸安南金山加拿太紅海非洲統南東西洋太平洋州島以萬數凡華人足跡所至莫不有聰穎絕出者冠乎其曹焉皆欲回首面內爲中國異日維新之傑也若其遊于歐美之學堂者又西人所嘖嘖黃種聰明不讓白種者也至其處于中原者則內之有廿四朝之英雄豪傑龍戰虎爭之事蹟以激動其胸中外之又有華盛頓拿破崙列邦殺人流血以圖人民自立變政立憲

之歷史跳蕩于觀感而又加以貪苗貪黍之碩鼠磨牙吮血充斥于二十行省政治腐敗民不聊生以觸傷其耳目國家不能保護土地人民棄民如犬馬奴隸轉鬻他人爲死生之大辱以聲刺其忠憤于是此義士者心奮血熱髮指眦裂舍身棄家誓除國賊如水滔天如火烈澤故雖呻吟楚蜀顧眄江湘唏聲閩粵潛遊河朔悲歌燕趙之地絃誦齊魯之邦其欲待時機以行改革之運命者徧中土而皆有也夫出洋者受外侮之憑陵居中原者憂他族之迫處生靈之塗炭可謂極矣而皆由于國家無政而欲國家之有政非大行改革斷斷乎其不可若是乎會黨之唱唱將起殆有由也而皇天降鑒竟生一至仁大聖愛國愛民之皇上以副萬民之望以符會黨之心焉何其幸歟何其幸歟

皇上洞念民艱不侮鰥寡准天下山澤士民上書言所疾苦爲之除其患而同其欲山林海外有奇材異能不見用者責大臣速舉以聞詔令各行省以及海外徧設學堂以舉可造之才農工商礦次第興舉以惠黎元士民著有新書及創行新法製成新器堪資實用者懸賞以爲之勸量其材能試以實職錫之章服表以殊榮能創建學堂開闢地利興造槍炮有裨于經國遠猷殖民大計者給予特賞以昭激勵又恐天下義士猶未盡知也乃下詔曰山谷

扶杖之民有不獲覩新政者朕實爲歎恨今將變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圖新政以强中國皇上又欲開議院大學士孫家鼐諫曰、方今外患殷迫誠宜變法然變法後恐君權從此替矣上曰、吾變法但欲救民耳苟能救民君權之替否何計焉嗚呼、我義士我義士日望新政之行而皇上則使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圖强中國我義士懷其法律政治格致製造統計武備農工商礦之才而憂不遇者皇上則惟恐野有遺賢勸之以賞恐不肖官吏阻不上達特令士民上書言事直達天聽至如議院何事乎乃歐美列國君民相爭至于殺人數萬綿曖數世而後決者而我皇上乃自已擧行不必民間之呈請數千年愚民之錮習一朝而去之其自視如父兄其視民若子弟惓惓然爲之開智慧謀安利纖悉無遺過於我民自圖其身家并不計君權之替否焉我同胞義士宜如何感激誓死以圖報乎且夫專制之國其民往往結黨聚徒慕合衆共和之治以脫政府縛束爲志故屢抗拒其上蓋惡其恃權以虐民也至于不惟不恃其權以虐民而且內外無所迫不私其身不私其子孫盡公其權與臣民共之殆堯舜以來未之有也聖哉我皇上乎以救四萬萬民爲心以新造中國爲志變法數月內外奇才異能之士皆望風懷

德而氣以平而列國亦手額相慶支那已爲新國東方之禍熄矣孰意　皇上日以吾民不安不樂爲憂而忘身捨位變法以安之樂之遂至以此之故爲西后榮祿剛毅所忌囚困瀛臺父母忽陷于仇讐主君忽幽于逆賊我同胞義士其如何爲計耶向也我同胞義士爲姦胥猾吏所虐不得稍伸其氣而我　皇上救之不待以奴婢而待以赤子今也我　皇上爲救我同胞義士而遭幽廢之危山陽哀痛死無幾時甯晏然坐視而不之救耶夫西后榮祿剛毅所以廢　皇上者以其不守私天下愚民之故智而改行新法以救四萬萬之民又與天下士民同心以强中國恐自此新法大行則天下智慧將大開而滿洲所以壓制漢人之權力將不可復用故先爲從高處下手之舉一廢　皇上則全國士民皆失所恃失所恃則聽其魚肉刀俎牛馬庖廚無不如意矣故廢　皇上者所以斷絶我四萬萬同胞義士之生機也夫斷絶人類之生機以自縱其欲於古謂之獨夫民賊於今謂之野蠻無知擢陷而廓清之是天地之公義也人之正理也况其爲廢我四萬萬同胞所恃　皇上之賊黨乎已之仇不報不可以爲人君之仇不報更不可以爲生况　皇上一日而在也我四萬萬同胞猶獲一日之安全　皇上而不諱也則我四萬萬同胞直不如草木之無知矣其故何也吾

請爲同胞詳言之。

一曰滿人之仇視滿人以漢人爲家賊也恭親王奕訢明言之矣是滿洲數十世仇視漢人之隱衷一語而破之逆賊剛毅尤以惡漢人得名者也常曰、變法者漢人之利而滿人之害。吾寧輸國于外人而不使奴隸（指漢人）分潤是二語者足以見滿人之處心積慮矣是以漢人強漢人亡滿人肥滿人疲之三字訣滿人奉爲寶誡懸座書紳近且徧植其族于各行省盤踞要衝每一缺出必用滿黨以監察漢人之動靜其心蓋非蹴踏漢人使無噍類不止而逆賊剛毅日勸僞后之行逆其罪惡比六族四凶爲尤甚乃託巡視長江之名奪東南數省之兵權與榮祿南北相應收漢人之有威望者置之閒散之地則漢人既無能爲而篡弒之謀乃無所顧忌蓋劕漢族以去　皇上去　皇上即以制漢族也

二曰強隣之蠶食維新九十日未聞交涉之案也自　聖主被廢僞后剛毅榮祿專以誅新黨爲事割地棄民賠款日有所告其意以爲此奴隸之人奴隸之地奴隸之財棄之何惜惟我種族得庇強俄宇下不失富貴足矣奴隸受害于我何與故外人殺我無辜淫我士女毀我家室焚我鄉落轟我市鎭捕我紳士佔我田產逐我商賈苛我征稅驅我人民訟之于僞

政府而不能理也既不能理吾民不堪其虐自起而伸義憤亦理之當然僞政府又夾而鋤我以媚敵金州旅順大連灣沂州安東日照廣州灣九龍之慘狀幾于耳不忍聞目不忍見而後此各省爲旅大廣龍之續者又不知凡幾也原外人敢如此者以僞政府之棄民僞政府之棄民又由于廢我愛民之 皇上耳夫內之有滿人之仇視外之有强隣之蠶食我四萬萬同胞義士不欲存于天地間則已若其猶欲存也殆非救 皇上不能 皇上者一出而復辟也一以消滿漢之界二以平內外之交然則我同胞忠君憂國之義士其可以拔劍而起矣其可以投袂而興矣

今夫鄉里過從一杯酒之歡一推解之勞曾不足比數者也及夫友朋陷于縲絏瀕于危死感其舊情未嘗不思設法引手救以爲彼有恩于我我當酬之詩曰無德不報蓋謂此也矧
皇上爲救我四萬萬民而變法至于舍身忘位至于幽囚困苦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岌岌堯臺之慘摇摇昌邑之危人生之苦無逾此者而被恩戴德者顧安寢甘食從容燕樂無所動心此直禽獸之行而四萬萬忠臣義士所以切齒扼腕慷慨泣血念君父之仇誓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以救之而斷不甘爲僞政府之狗彘也夫救人之急出人之困阨我中國俠

學雖微而內地以及海外會黨間義烈之士尚多有之矧乎爲四萬萬人之故而救 皇上功在萬姓功在萬世乎大義所在勇士不忘喪其元其尚未發者特有待耳然豈可久待哉彼夫僞后賊臣所以愚天下者曰 聖躬有病若天下勤王之師不起則彼將以爲天下固可盡愚浸假而行梁冀對漢質帝之策而以病崩告天下而易其私人斯時方欲救之而皇上已不保土地亦隨裂而國亡矣且夫欲救四萬萬民而必先救 皇上者豈有所私于皇上哉誠以 皇上復辟則內外人心咸爲改視易聽新法之行更速不逾年而可收大效十年而可定立憲之制中國之强可翹足而待則民權未嘗不可大伸也若巽軍特起而倡革命之說則名義不足以動中外而吾民尚未成獨立之性質亦覺難從其有益與否尚在不可知之數否則蹈李立亭牛世修余蠻子之覆轍耳之數人者憤于不肖官吏殘暴欲剸刃于其腹未敢謂其無是心也然而驟起驟敗者則以有至仁大聖愛國愛民之 皇上蒙難艱貞不能聲大義于天下擧雄師而北指戮叛君忘國之賊臣以救君父之難而徒苦吾民死于烽火故也或者曰西報有言 皇上升遐久矣救之何補曰事未敢知也即或其然春秋臣不討賊以爲無臣子也亦安有君父死于逆賊之手而不聲罪致討者況彼去

皇上以制漢族助外人以鋤漢族不獨皇上之仇實吾四萬萬之仇乎我四萬萬同胞其思春秋復仇之義哉其思春秋復仇之義哉

各埠近事

記中國人請求內地雜居事

日本與歐美各國更訂條約。收回治外法權。而許各國人雜居於日本內地。自今年陽歷七月。即爲新條約實施之期。我中國因條約未嘗定有明文。不得與諸國均沾利益。故日本政府頗欲援美洲澳洲之例。禁制華人仍限於居留地。橫濱、神戶、長崎、函館諸商。恐自此以後。華人商務。必爲西人所奪。憂之久矣。自去年以來曾數上書於領事公使。請其向日本政府提議。公使領事經數月未荅覆。迄於今日。爲期已迫。而公使又避暑漫游。不在東京。衆紳商恐日政府遂定議。事不可挽。乃通函各埠齊集會館。自爲設法請求。乃公舉總代人鮑焯昭盧榮彬羅謙亭羅偉堂孔雲生吳植垣鄺餘初吳泰生盧棣生等入東京運動。於本月二十日在芝區之紅葉館。設宴招待各報館主筆。凡日本之大報館如時事新報、東京日日新聞、朝日新聞、每日新聞、讀賣新聞、中央新聞、國民新聞、報知新聞、人民新聞、都新聞、萬朝報、千代田新聞等皆來會。入席後鄺君餘初起述會集之意。次梁君啓超演說中國人雜居之利。及不許雜居之害。



書其文。而託日本名士柏原文太郎君代演說之。文曰。

今者大日本國新條約實施之期。在於旦夕。我支那因國權不振。政府所訂條約。未能援最惠之例。(即條約中所云照最優之國相待)故聞關於內地雜居之事。有排斥支那人之議。我支那在留紳商等。於大日本之行政。雖不應置喙。然其事有關於兩國之利害。及東洋之情勢者。亦不敢默然。故準公理。竭私情。欲有所請求。謹述其理由。以質於大日本之政家之關心東方大局者。伏望垂聽焉。

竊思日本政府執排斥支那之議。必非漫然爲無理之排棄。或者於他國之交涉上。與日本之內治上有他種之窒礙。不得已而始然。其所執之理由。必非無據。今我等且置之緩論。請先述我等所見。關於支那雜居所影響之利害。而加一言。

第一排斥支那人。即窒日本東洋商務擴充之機也。

我支那人在日本之商務。輸出輸入統計。當不落他國之後。此誠可爲兩國賀。然亦由地勢緊接。風俗相同。所以有此。此實東方商業發達之樞紐也。他日雜居以後。支那與歐米人所占地位。大相懸殊。支那之受失敗。自不必論。然爲日本計。欲增

進國力。必以擴充商業爲第一義。雖然、欲求市塲於世界。全支那之外。無更佳者。此一般人之所公認也。然白種人競爭之力。轉戰巳及於東方。東方地主。漸有不保其權利之勢。日本人之資本權術。固自未足與白種人相角於戰塲。所持以制勝者。地勢之相近。風俗之相習。人種之相同。故着着可占機先。而此最良好之市塲。爲日本前途最有望之地。雖然、日本欲得志於大陸。非與我支那人聯合營業。其勢有所不能。如商業上之習慣。如貨幣之複雜。如交通之不便。如傭雇人之可信與否。如工人之用命。皆必待我支那人協同辦理。始能就緒。否則適招損失而已。日本新開蘇杭二埠。於今五年。分毫未能擴充。媾和條約。許設製造會社於我內地。而至今無一焉。其故皆坐不能與支那人結組合也。故日本人苟不注意於此。則所謂在大陸市塲占優先權者。終屬空言。數年以後。一切權利。將爲歐米所占盡。日本人雖抱遠志懷大畧。將何所憑藉以展布之。故我等望日本之有識者定一主義。曰與支那商人爲切實親密之聯絡是也。然欲實行此主義。則以內地雜居爲之媒介。實最便利之事也。雜居以後。支那人之在日本者。不能不與日本人爲切實之

關係。關係既習熟。因移之以共營支那內地之業。則其事自甚順。今日本之識者。非不知彼我聯絡之爲要也。然我支那人常有所徘徊審顧。蓋利害之關係少。而情意未親洽故也。倘一旦排斥雜居。我支那居留商。驟受損失。則現在者漸覺無味。未來者裹足不前。懲前毖後。聞風相戒。恐彼我商人之親交。永無復合之望。我支那人之損失固屬不少。而日本經營大陸之前途。毋乃自塞其源。坐失事機乎。我等願日本之有志者深思百年之長計也。

第二。歡迎支那人。可利用我支那之資本力。以助日本工商業之發達也。日本人之才力與慧術。皆不讓歐人。而商務未能敵之者。全國之資本力遠出彼下也。我支那擁厚資。善經商。欲起會社營大業者。固不乏人。然本國商法不立。官吏干涉。會社之業。易陷危險。故營之者少焉。故支那人每患有資本而無投之之地。若日本許一律雜居。以日本法律之嚴明。能使營業者安心從事。而兩國地勢密邇。種俗相親。我支那資本之家。自必樂爲趨就。工場之設愈多。則日本之勞働者愈受其利。支那富於天產。爲今世界原料品之淵海。支那人自購求之。便利必多。利用

支那人之資本工業。於日本商界與勞働社會。殆非無益也。且支那人營業於日本內地。不能不借日本人之力。與日本人營業於支那內地。不能不借支那人之力。其情勢正相同。譬我輩欲在日本內地。設一會社。與一工塲。其株式及役務。不能不與日本人共之。是日本人得兼享有支那人自享之利益者。蓋不少也。況因是聯絡。漸使彼我商家。有異邦同體之親。其於東方商權之發達。豈有量耶。然則支那人雜居。但見其利。未睹其害也。

第三。排斥支那人。害彼此之感情也。

我支那人在日本三港者。每歲貿易輸出入總額自八千萬圓乃至一萬萬圓。其中輸出之部。比較他國。常占高度。殊海產一科。爲海國之特別利益。其發達全賴我支那人之手。工作之物。銷費者亦多。其餘日本產物。經我支那人之手而運售于南洋米洲者。不知凡幾。或遇歉歲。則運米以濟之。我支那人於日本商界。不爲無微功矣。今一旦因雜居之事。使支那人瞠然立於歐米之後。以致失敗。使支那人不能自立於日本。日本寗有利乎。且即使日本之商界。不因此而生冷淡。然野兔始獲。走

狗已烹。飛鳥未盡。良弓遂藏。揆之人情。豈能無以怨報德之感乎。在我等因國權衰弱。政府與外交官吏。不能力爭。故遭此虧累。豈能致憾於日本。祗自痛恨耳。然以堂堂東洋文明之國。不念舊誼。而使兄弟不得與外人立於同等地位。得毋於大國之器量。稍有所損耶。竊意深情好義之君子。必有以處此也。

第四。排斥支那人。即損黃種之資望。促東洋之危機也。

今日本之以排斥支那人爲主義者。每曰雜居者對等國之權利也。而支那非對等國際國也。與之以此等權利。是損優等國之權也。我等以爲此言也。出於白種人之口。吾無責焉。彼其促狹之惡性。向來不以平等待我黃人也。若出於黃人之口。則竊以爲不可也。夫支那今日誠微弱矣。然與日本固兄弟也。當日本國權未復以前。豈曾無受侮他國之事。今前事之影。猶未脫於腦裏。而忍以此施於他人乎。譬之兄弟二人。同陷於井。敵人坐視而笑之。下石而擠之。今其一人幸脫於井上矣。則當設法援手以救井中之人。今不惟不救。又隨敵人而下石焉。夫寧忘前此之同病矣乎。且古語不云乎。兔死狐悲。惡傷其類。支那人者。黃種之最大部分也。支那人不

得與他國立於同等地位。即黃種人不得與他種立於同等地位之先聲也。方今北米布哇諸地。日本人之被排斥。倘與我支那同病相憐。假使我支那終不能與歐米諸國立於對等。則日本者。爲有利乎。爲有害乎。若慮以我支那之故而毀歐米諸彊。國。則白種人崇拜之念盛。即黃種人獨立之氣衰。我等不爲支那一國悲。直爲亞細亞全局悲也。我支那在海外者千數百萬人。所至多受窘辱。然顧念黃種之光榮。保守亞細亞之體面。跛不忘履。人有同情。今日雖在厄運。他日未必無自立之時。若兄弟之國。因勢而利導之。不費之惠。於日本何損焉。苟不念此。使我支那本有之利權。亦歸挫敗。而支那所失者。未必日本能得之。徒落白種人之手。坐令歐人東方之勢力。日進一日。覆水難收。往者不復。他日欲補救。已無及矣。夫我黃種之互相輕侮。互相抵排。正白種人所禱祝以求也。今歐人之勢力。既披靡於全球。殘留之地。僅區區之亞洲。合力以抵之。猶懼不濟。今更摧壓支那。以爲歐人驅除。吾恐東洋之實力。益復傾陷。依於優勝劣敗之公理。我同種之人。不知何以自立於大地也。諸君之洞察時機。扶持大局。不知何以待之。

依此諸理由。許支那人雜居。其利如此。不許則其害如彼。此我等所以外審公理。內竭私情。而不容已於請求也。雖然、尋常人所持理說。有謂支那雜居。有妨害於日本者。今得述其說而一一解釋之。

一曰支那下等社會之人。多未經教育。若行雜居。恐害于日本之風俗及衛生也。

二曰支那人以尙儉爲主。不與在留之國同化。惟務積儲。持歸故國。若許雜居。恐有妨于日本之經濟也。

三曰支那人工價低廉。若許雜居。恐有妨于日本勞働社會也。

以上所據。雖非無一理。然大抵有此諸弊者。惟勞働工人爲然耳。若商業之人。其實情與此相反。今我支那人在日本者。多屬商人。而勞働者僅一二耳。故持此論者。在米國布哇等地。猶當於情實。若在日本。則未爲知言也。今我國人在日本三埠者。守日本之法律。號稱馴良。近年以來。一切惡風。悉歸消滅。此固日本人所同知也。且即使間有惡習。然以日本法律之嚴明。警察之整肅。以法治之。何難之有。此第一端不足慮也。我支那人在日本者。雖不同化於日本。然尙儉之風。猶不爲

甚。所至市塲。增進其地之繁榮者。亦不少矣。此第二端不足慮也。至於日本勞働賃銀。比之支那。所昂無幾。與米洲及英領各地。情形大殊。支那工人涉異國以與貴邦人競爭。其勢必不敵。如此則勞働人來者必少。此第三端不足慮者也。故自我等觀之。日本人所持以排斥支那人之理由。皆不當於事實。是習於米人英人之僻論。而未細察日本居留之支那人之地位而已。故願貴邦仁人君子。擴大公之心。念同種之義。一視同仁。普爲開通。如此則無損貴邦之商界。無害兩國之感情。無損大國國民之器量。無壞黃種全部之資格。近之可以維持貴邦現時之商勢。遠之可以優占大陸市塲之特權。日本帝國幸甚。支那商民幸甚。僕見識淺陋。言詞拙劣。惟代我國商民述其意見。伏望諸君垂聽。

演說畢。擧座拍手喝采。次各報館主筆公擧前遞信省次官箕浦勝人君。爲總代。代各報館述意見。表切實贊成之意。擧座拍手致謝。酒數巡後日本人起唱中國大皇帝萬歲者三。中國人起唱日本天皇萬歲者三。次各盡歡暢談而散。

二十二日諸紳商與梁君柏原君偕謁大隈伯爵、犬養毅君。復以大隈伯爵之介紹徧謁

內務大臣西鄉侯爵、外務大臣青木子爵、大藏大臣松方伯爵、及其餘在朝在野政家等。諸當道及政家皆款接殷勤。深表同情云。復以三埠紳商之同意。爲陳情書一篇。譯成日本文。以呈於朝野政家。今將原文錄於下。

在橫濱神戸長崎函館清國商人總代鮑焜等

謹テ書ヲ日本國朝野ノ仁人君子ニ上ツル。貴邦ノ吾カ支那ニ於ケル。同洲同種同文ノ國ヲ以テ。隣交相修シ。商務相通スル。茲ニ數百千年。殊ニ貴邦維新ノ宏圖ハ。大ニ其路ヲ開キシヨリ。某等商人ノ來リテ。其澤ニ浴スル者。日ニ其數ヲ加ヘ。商運愈愈旺ニ。交情益益密ニ。某等竊ニ兩國ノ爲メニ幸慶セリ。然ルニ頃ロ聞ク。貴邦條約ヲ改正シ。將ニ內地雜居ヲ列國ニ許サントスルノ擧アリ。而シテ我國人ハ獨リ此ニ與カルヲ得スト。是レ實ニ某等ノ惑フ所。悲ム所ニシテ敢テ肝膽ヲ吐露シテ。諸君子ノ一考ヲ請ハザルヲ得サル所以ナリ。是レ獨リ某等ノ不幸ヲ訴フルノミニアラズ。又實ニ貴邦ノ爲メニ取ラザル者アレバナリ。又實ニ東亞全局ニ顧テ不可ナル者アレバナリ。請フ左ニ其理由ヲ開陳セン。

第一。貴邦支那人ヲ排斥セバ。東洋ノ商務ヲ擴張スルノ機ヲ阻害スル事。

方今世界最好ノ市場ハ。亞洲大陸ニ若クハナシ。殊ニ日本ニ於テハ。地勢相近ク。習俗相同ク。而シテ優先權ヲ此ニ占ムルモノナレバ。實ニ前途ノ進步ニ關シテ最モ有望ノモノニアラズヤ。然レドモ其志ヲ得ンニハ。吾支那人ト組合ヒ。共同商業ヲ營ムニアラズバ。豈ニ能ク其目的ヲ達スルヲ得ンヤ。彼ノ蘇杭新開埠ノ寂寥ナルト。其他ノ市場ニ於テ。歐人ニ及ハザルトハ。之ヲ證スルニ餘アリ。然ラバ貴邦人ノ前途ハ。必ズ支那人ト緊密ナル關係ヲ爲サヾルベカラズ。而シテ其着手ノ方タル。吾國人ノ內地雜居ヲ許スニ若クハナシ。蓋シ雜居以後ハ。兩國人共同營業ヲ爲スコト勿論ナレバ。利害關係ノ念。互ニ相洽ク。他日之ヲ移シテ支那內地ノ營業ヲ合謀スルニ勢甚タ順ナリ。若シ然ラズシテ之ヲ排斥セシカ。支那人ノ日本人ニ於ケル商務ハ。損失ノ甚シキヨリ。必ズソレヲシテ難キヲ知リテ退カシメ。其未タ乘ラザル者ニマデ。足ヲ裹ミテ前マザラシメン。此ノ如クナラバ。兩國商人愈愈分離シ。永久復タ合シ難キハ必然ノ勢ニシテ。貴邦人ノ亞洲大陸ニ於ケル。商務優先權ノ遂ニ無效ニ歸スルハ。豈ニ疑ヲ容レンヤ。故ニ貴邦人ニシテ。苟モ之ヲ欲セザル以上ハ。雜居ヲ許シテ。兩國交際ノ緊接ヲ促サヾルベカラザルナリ。

第二。支那人ヲ歡迎シテ其資本ヲ利用セバ。貴邦工商業ノ發達ヲ助クルコトノ大ナル事。

貴邦全國ノ資本力ヲ以テ。歐米人ニ比較スルトキハ。毎ニ其如カザルヲ覺フナリ。而シテ我國人ノ資本ヲ有スル者。固リ寡ニ少シトセズ。唯本國商法立タズ。官吏ノ干涉宜ヲ失ヒ。會社ノ業動モスレバ危險ニ陷リ易キニ因リ。資本アルモ之ヲ投ズルノ地ナキヲ患ヒツヽアルナリ。今貴邦法律嚴明ニシテ。營業ニ易シ。若シ其ノ雜居ヲ許サバ。支那人ノ資本ヲ日本商界ニ投スル者必ズ多ク。貴邦工商業ノ發達ヲ補フ。決シテ少キニアラズ。蓋シ支那人ノ内地ニ營業スル者ハ。其株式及業務ヲ以テ。貴邦人ト之ヲ共ニセザルヲ得ザルナリ。遂ニ兩國人ニ異邦同體ノ觀ヲナサシムルニ至ラン。然ルニ之ヲ排斥セバ坐シテ好機ヲ失ハン。

第三。支那人ヲ排斥スルハ大國ノ度量ヲ損ジ。兩國ノ感情ヲ害スル者ナル事。

我支那條約タル。固ヨリ最惠例ニ依ルノ明文ナシ。故ニ之ヲ許スト許サヾルトハ。國際上ニ於テ障礙ナカルベシ。然レドモ貴邦既ニ大開放ヲ爲シテ萬里ノ歐米人ヲ歡迎シナガラ。獨リ同洲同種同文ノ兄弟ニ至テ。之ヲ排斥スルコ

ト。大日本國民ノ器量ニ於テ損ズル所アルニ似タリ。某等貴邦ノ貿易總額輸出入統計ヲ閲スルニ。支那常ニ他國ノ首ニ居ル。殊ニ貴邦ノ產出物タル。支那ヲ以テ最大華主トナスノミナラズ。南洋及米洲各地ノ日本品ヲ消費スル者。多クハ我國人ノ之ガ運配ヲ爲スニ由ルナリ。且ツ貴邦歉歲ニ遇フ每ニ我國人米ヲ運シテ之ヲ廣濟スル等。某等私ニ謂フ。數十年來貴邦ノ商界ニ微勞ナキニシモ非ズト。然ルニ今一旦之ヲ排斥シテ。歐人ト同科ナルヲ得ザラシムルニ至リテハ。我支那ノ商業。必ズ一大變動ヲナシ。其影響豈ニ貴邦ニ及ブ無カランヤ。假令此影響ナキモ。兩國ノ感情ヲ害スルコト無キヲ得ンヤ。今ヤ貴邦ハ既ニ世界ノ大國トナレリ。其國民ノ襟度。想フニ必ズ是ノ如クナラザルベシ。

第四。支那人ヲ排斥スルハ。黃種人ノ資格ヲ損ジ。東洋ノ危機ヲ促スモノナル事。

或人謂フ。雜居ハ對等國ノ權利ナリ。若シ支那人ニ與フルニ此權利ヲ以テセバ。是レ優等國ノ權利ヲ損スルナリト。然レドモ此言白種人ノ口ヨリ出ツレバ猶ホ可ナリ。黃種人ノ口ヨリ出ツレバ不可ナルニ似タリ。蓋シ我黃人ヲ蔑

視シ。平等ヲ以テ相待タザル者ハ。原來コレ白種人ノ僻論ナレドモ。貴邦ト吾國トハ兄弟ノ國ナリ。貴邦今既ニ此侮辱ヲ免レタルカラハ。正ニ宜シク法ヲ設ケ手ヲ援キテ。黃種全局ノ體面ヲ爭フベクシテ。白種人ノ言ニ從ヒテ自ラ擠排スベカラザルヤ明ナリ。古語ニ曰ク。兎死シテ狐悲ムハ其類ヲ傷フルヲ悪ミテナリト。今吾支那ハ黃種ノ最大部分ナリ。支那ニシテ他國ト對等地位ニ立ツヲ得サレバ。即チ黃種ノ最大部分ハ。他種ト對等地位ニ立ツヲ得ザルナリ。假令貴邦ハ支那ノ爲メニ計ラザルモ。獨リ東洋全局ノ爲メニ計ラザル乎。支那自立ノ機ハ空塞シテ。貴邦ニ於テ其レ何ノ益カアル。

以上述ブル所ノ理由ニ依レバ。貴邦ノ吾國人ニ雜居ヲ許サヾルハ。害アリテ利ナキコト知ルベシ。然レドモ貴邦人ノ排斥セザルベカラズト述フル所モ。亦理由無キニアラズ。請フ今一二列擧シテ之ヲ辨ゼン。

其一。支那下等社會ハ無敎育者多シ。若シ雜居ヲ許サバ。恐クハ日本ノ風俗及衛生ニ害アラント。

其二。支那人儉ヲ以テ主トナシ。在留國ト同化セバ。唯積儲ヲ務メテ之ヲ故國ニ持チ歸ル。若シ雜居ヲ許サバ。日本ノ經濟ニ妨ケアラント。

其三。支那人ハ工價低廉ナリ。若シ雜居ヲ許サバ。恐クハ日本勞働社會ニ妨ケアラント。

貴邦人ノ此等ノ説ヲ主唱スルハ。亦決シテ理ナキニアラザレドモ。我國人ノ此等ノ諸弊端アル者ハ。大抵勞働者ノミニ屬シ。苟モ營業資本アル商人ニ至リテハ。大ニ之ト情況ヲ異ニセリ。而シテ吾國人ノ貴邦ニ居留スル者ハ。商人其多數ヲ占メ。勞働者ハ僅ニ十分ノ一二ニ過ギザルノミ。故ニ此論ハ米國布哇等ニ在リテハ。或ハ適當セザルニアラザルモ。貴邦ニ至リテハ。情實大ニ異ナリテ。不適當ノ論ナルヲ免レヅ。今長崎、神戸、横濱三港ニ居留スル支那人ハ。皆能ク貴邦ノ法律ヲ守リ。從來ノ弊風漸ヲ逐ヒテ澌滅ニ歸セントスルコト。貴邦人ノ皆知ル所ナリ。若シ吾國人ニシテ犯罪ノ所爲アラバ。直ニ貴邦法律ニ照シテ懲治センノミ。コレ深慮スルニ足ラザルノ一ナリ。

現今貴邦ニ居留スル支那人ハ。必シモ貯蓄ニノミ汲汲タラズ。他日内地ヘ入リ漸ク貴邦ノ習慣ニ染ムノ曉ニハ。繁華ノ地豈ニ能ク竟ニ守錢奴ニシテ已マンヤ。日本ニ得タル金錢ハ日本ニ消費シ。却テ日本ノ流通ヲ助ケンノミ。コレ深慮スルニ足ラザルノ一ナリ。

貴邦勞働社會ノ賃銭ニ就テ言ヘバ。其收入額吾本國ト大差ナク。決シテ米洲又ハ英國各地ニ於ケルガ如キニアラズ。然ラバ支那勞働者父母ノ邦ヲ去ル。數千里ヲ遠シトセズ。貴邦ニ來リテ獲タル所ノ賃銭ヲ。嘗テ本國ニ在リテ得タルモノニ比較スレバ。其數決シテ多キヲ加ヘザレバ。豈ニ能ク陸續踵ヲ接シ來リテ貴邦ノ勞働者ト競爭場裏ニ雌雄ヲ決センヤ。假令之レアリトスルモ。勝ヲ制スル能ハサルコト必然ナレバ。其渡來ノ少キコト知ルベシ。コレ深慮スルニ足ラザルノ三ナリ。

是ノ故ニ支那人排斥ノ論ハ。決シテ事實ノ眞相ヲ得タル者ニアラザルノミナラズ。英米異種人ノ僻論ニ陷リタルヲ免レザル者ニシテ。某等決シテ敬服スルヲ得ザルナリ。若ソレ然ラスシテ。幸ニ某等ヲシテ均シク列國ト貴邦ノ内地ニ雜居スルノ惠ニ與ラシメハ。獨某等支那人民ノ幸ノミナラズ。貴邦ニ在テモ亦能ク東洋ノ商業ヲ擴充シ。支那ノ資本ヲ利用シ。且ツ大國ノ體面ヲ損ハズ。同種ノ友情交誼ヲ益益浹洽スルヲ得ベシ。要スルニ内地雜居ヲ支那人ニ許スハ。利アリテ害ナキコト明ナリ。願クハ日本ノ諸君子。深ク思ヲ此ニ致シ以テ善ク處置センコトヲ。

光緒二十五年五月
明治三十二年六月

董卓成　羅和聲　譚輝垣　羅廷琛　孔兆成　盧耀庭　曾卓軒
鄭　滿　鮑世常　楊倚五　盧棣生　何紹平　源章甫　關耀生
劉杏村　謝煥時　吳泰生　陳秉蕃　黃鑒豪　吳植垣　黃錫忠
崔雲卿　陸魯堂　趙明樂　李卓生　鍾世模　鮑　焜　袁子壯

在橫濱代表人

陳營之　許　昭　繆福培　梁壽基　陳笏遜　胡維義　黃蘭巖
譚有傑　陳秩芳　方　坤　陳壽彭　李仁耀　陳環常　鄭席儒
林北泉　盧蘭襄　鄭壽康　陳紫階　鄭雅亭　馮紫珊　吳永傑
方瑞軒　楊祖顏　盧桂園　張勉之　鄭曉初　鮑芳昭　阮翹生
鄭如江　郭榮西　張能之
盧卓峯　裕禎祥　怡　和　同孚泰　廣昌隆　同茂泰　麥少彭
鮑子卿　益　昌　復　興　鼎　泰　利興成　金靄堂　黃耕心堂
李國安　啓　泰　怡　生　楊符三　吳遜快　新月生　祥　隆

在神戸代表人 義和興 忠信和 李伯駢 廣同生 文發 鮑載之 源昌

復泰 鮑獻卿 鮑吉常 廣裕昌 鄭悅亭 鮑日初 張思齊

全益 德新 阮幹昭 梁惠之 榮生 昌盛 陳恩培

鮑玉成 葉鶴齡 和昌 李暉亭 黃開業 致亨 阮梓禎

廣駿源 東源 鄭艮臣 鄭道亨 黃吉鏘 梁鶴軒 合昌

盧國基 鄧玉廷

林奕江 徐碧齋 劉任謙 陳瑞椿 簡心如 蕭仰齋 潘達初

在長崎代表人 傅元登 葉秦庭 歐陽仁 沈明久 張恆坦 林麗堂 林德樹

姚玉山 朱輔清 張顯南 蘇道生 楊習貴

在函館代表人 朱英表 刁新熾 袁謹詩 張安蘭 潘狄洲 張忠學 李長壽

敬白

外論彙譯

論清國實情　譯東邦協會報第五十八號

支那形勢既危矣。列國各磨爪牙。爭欲分割之。然其利害各有不同。嫉妒仇視。互相掣肘。故不能驟逞其慾。清國由是得以保其餘命焉。我欲談西歐對清政略。先叙清政府之內情。英俄兩國素相敵視。而擧行諸事。清國內部隨而軌之。無他。清之政略。常搖動不定故也。於是英政府以爲李鴻章是政略首謀者。遂迫清政府。黜李出總理衙門。然李勢力依然如舊。仍爲清國官吏領袖。清官報傳李之免黜。人莫不驚其出於意外。如俄者大爲愕然者也。

日清戰後。清皇帝自知改革國政之不可已。康有爲乘此機會。上奏改革方針與意見。清帝嘉納之。益執改革主義。西太后不懌。百方沮格。竟至謀廢清帝。或曰。非捕太后以禁錮之。不可望天下安。或曰。禁錮太后。是反逆也。雖然、太后非在帝位之人。非國君也。故禁錮之。决非反逆。而太后自犯反逆者也。

西八九月。清帝發布改革主義詔令。甚爲煌煒。且說明其理由。（理之緣由也）曰。泰西文明。多

優於清國現時狀態。故朕自今取其長捨其短。以欲適用之於清國制度。汝臣民共諒此意。蓋清帝聖志槪如此。我素日雖不能知悉清政府內幕。然其黨派自分爲二者。其一則皇帝及改革黨也。其一則太后榮祿剛毅及滿洲出身官吏若干人頑固黨也。此兩黨軋轢頗烈。蓋改革黨將輸入泰西文明。滿洲與頑固黨。皆無知無識。不便所爲。而西太后又驕奢淫縱。夙惡皇帝。故挾之以出。託名訓政。以奪皇帝與改革黨之勢。西后自簒政權。頑固黨竟勝。改革黨忽被收縛。或遭死刑。或遭法竄。清政府誣康有爲。以謀逆之罪。且發諭逮捕之。康既出天津。英國輪船救之。清官吏請于英人。欲求得之。不聽。俄而頑固黨造謠。曰康有爲進紅丸清皇帝駕崩。諸外國公使。見北京不靜。各急徵水兵。警衛其公使館。太后因不能成其志。清帝得以免死。

後英公使麥氏。勸法公使館醫。每日詣宮闕。令診察其病狀。據其醫診斷言。清帝病狀現無急變之症。然天性微弱。血液爲損。因奏曰。宜保養不怠。又據德國亨利親王言。清皇帝爲人聰明穎悟。身体微弱。且短小。然雖身体微弱。其精神甚剛毅强健焉。今觀其發布詔令。足以知清帝之爲人也。

後康有爲遂脫走日本。初改革黨之起也。康實爲其首領。西六月十六日。謁見清帝。大談政事。蓋二點鐘有餘。帝屏侍臣問之。康說曰。清國微弱不振。其實在欠進步耳。其欠進步。諸大臣專固執保守主義故也。故陛下欲振興國勢。不必黜保守諸大臣。只宜擢用少壯才智執進步主義之士。以行其事。且引證德法戰後。法國同心憤勵。强盛如昔日之事。曰法國以咄嗟間。而回復强盛。清國以長日月間。蠢爾遷延。不能成一事。是由求進步與不求進步之異而已。陛下又宜學日本進步及俄國彼得大帝時代進步。清帝大然之。俄人聞之。謂是日清結盟。欲沮格俄國勢力也。故俄國公使與滿洲頑固黨等大反抗之。勸西太后使親執國政。於是保守黨復起。改革黨頓敗。時日本伊藤侯在北京。康有爲將出天津之前夕。入日本公使館。見伊藤侯。康曰。我志欲與日本結盟。以日本爲模範。傭聘日本海陸軍士官。訓練士卒。習軍艦運轉云。

九月以降。北京形勢甚紛雜。其眞相不可捕捉。然其中自有赫然一事。即清國有聖天子。能看破現時弊害。大欲革易諸政。其志甚固。是也。而其發布詔令。皆首出康有爲等改革黨之意見。其執改革主義者。滿洲人亦有之。故現今改革黨雖衰頹。他日必當

有再興。蓋日清戰後。彼等確知清國空虛朽壞。深爲憾事。慷慨扼腕。意氣激動。熱血苦心。欲充實國力之勢。既不能已。所以致有改革黨者也。改革黨已倒。清國國運。雖如退步。然其退步。唯存於形而不見于實也。蓋經廢八股試時務。而民智已開。不可遏抑。雖現今頑固政府復行愚民之政。而不能復愚也。要之。清國改革火焰。未嘗有消滅。唯火力稍衰。吐煙而已。又現時要路中。亦有與清帝同其志者。故吾願此輩極得勢力。謀充實其國力也。

我自是叙西歐列國對清政略。曰抑清國向英。決不可閉鎖其門。英國輿論曰。清若閉鎖門戶。我當以兵力開之。諸新報亦言如此。

淸募集國債於英。英公使麥氏勸英政府結約。其中有可以大連灣爲互市埠條項。此條項爲北京俄國公使館吏所聞。公使賢氏。直沮遏之。消除其條項。英人大失望。謂消除此條項。不若初加入此條項也。由是俄國威名。日加於東洋。英國聲名日衰。英國國會議士大恨之。相謀置東洋形勢視察委員。欲令不歸旅順口於他邦。頗圖其事。而旅順口已歸俄國。英人大咎英政府柔弱不斷。然英政府雖失於國債之議。而密定商

業條約。二月末日。既得清政府盖印。其條項如左。

一　清國内地河道。西六月以降。宜允准英及他邦船舶往來。

二　不可以楊子江岸土地。爲借欵他國之質。無論或貸予讓予。

三　英清二國貿易之額。與他國貿易之額比較。超過之。其英清貿易額之埠。宜以英人爲稅關長。

四　二年之後。宜開埠湖南。

又西三月。英衆議院。定議曰。宜令清國自立。是極利於英國商業及軍事也。沙氏亦曰。英國見他國沮窒清國自立。必當極力救之。清之海埠。爲他國開之者。閉銷於英人。亦必當力爭之。且依天津條約。以所得於清政府之權。宜悉保持之。此三件者。英國所享有也。其權不害他邦。又令清國免于分割。他國商人諸權。英國皆得享之。然英人不以爲足。物情囂然。

西五月。施氏演說曰。吾黨之論清國。僅入其閾。未登其堂者也。且曰。俄國者是惡魔也。吾欲與惡魔會食。宜備長匙。此說大振起民心。貴族衆議兩院。大論清國事。英人

以英政府借威海衛。皆曰。是對俄國借旅順口而借之。出於窮策耳。先是清政府。欲以威海衛貸英。英辭之。而今復借之。是欲保持勢力平均於北京故也。未必出窮策也。

英既借威海衛。直派沙氏。巡視其地勢便否。歸報曰。英國置屯營于威海衛。良地也。又宜爲海軍港。現以海兵一小隊守之。英政府若命訓練支那兵。其兵以一千人爲今限。英國士官。並教官等。各勤其職。且給以飲食衣服適口體者。他日必可得爲精兵。唯大散銀財。修威海衛。當以爲海軍根本地焉。又英政府詔德政府曰。我政府不敢犯貴國之利在清山東省者。故貴政府亦毋犯我利益在威海衛及附近之地。如布築鐵道於山東內地。是也。英國議院聞之。大反詰之。英政府答曰。我政府聞鐵道線在我山東省範圍內。故不欲令德國先。因命支那駐劄公使麥氏。拒德國要索。先是英政府從國內輿論。令麥氏曰。英政府。若有清政府以鐵路布築。或公共事業。而不准補助於英國臣民。宜迅窒之。又他國侵害清國權利。必助清國。以防禦之。英國議院。提倡清國之事。前後凡八次。本年冬十二月。清政府遣公認書麥公使曰。清國不敢讓與牛

并連絡。北部擴張鐵道于他邦也。又報近日可革易天津條約。我輩亦希望改革其內地稅。欲早見其新條約各項耳。（未完）

神戶招待會大隈伯演說　譯西六月三號每日報

凡地球諸國。文明程度。發達略同。其最早者爲英國。如經濟學。亞氏米氏等率先。始說自由競爭之理。商業、航海、貿易等次第勃興。當時歐洲諸邦。新舊宗教爭戰。王權與封建諸侯相軋。逮拿破崙戰後。德法進步。實可驚嘆。多通習外國語。研究商業。銳氣熱心。百方以圖進取。振大勢力於地球。英國大懼。於是歐洲各國。不復仰英國貨物。各輸出于他國。各國同其發達之程度者。依保護政策。爲內地通船稅輸入稅所阻。不得互輸出。勢必至欲得大市埠于他國。遂爲殖民政略。侵伐于劣等國。半開化國。此劣等之國。萬事無所統一。故迫令減輕輸入稅。或又令免其稅。今英法德之於支那帝國是也。日本維新以前。各國乘浪士暴舉。以不理而要求于政府。故最初玻理氏所結日本條約。次第失眞。是其例也。自是以後。英美諸國。互稅日本輸入貨物。以保護其國所產物。（時英國比列國稅則畧公平）如亞非利加、交趾、支那。支那印度、朝鮮諸國反之。則



不稅日本輸出物也。

然日本工業。發達非常。今已爭盛于歐洲本土。自此進而不熄。運費賤平。元料價廉。與歐洲人競爭。可保其能得優勢也。美國稅綱。法俄稅火柴。日益加重。誠不足怪。想將來無攻城野戰之亂。商業之戰。當日益加盛也。神市貿易要具。爲港埠。現欲修築其埠。極爲有理。三十年以來。神戶貿易大進。誠可賀也。海陸素爲外國貿易之用。然築港倉庫。似未發達。試觀歐洲全土貿易港中。比利時亞托滑布港。自今世紀之初。貿易擴充。實四十倍。其所以然者。擴張港埠。具備諸種機關。據地勢以致發達也。夫工事之大其規模。必期多年與國家之運同進。現大阪築港。凡五擴張。始起工事。亦如神戶水道。曾一擴張。至五六年之後。再要擴張。此進運之國。固如此而已。

歐美貿易諸國。雖無大異。此等諸國貿易範圍。旣難擴張。只就天產物上。僅加工巧。以輸出之耳。如紡績、布、麻等。已無望於輸出歐美。（美國關稅有變乃不然也）惟絹帛則法國與意大利。僅保其生產。不出多年。且將無益也。然則製造物。宜輸於半開國。與他優等國競其利。日本宜利用地勢之便。人工之優美。以與優等國爭利。政府亦當極力保護之。

雖然、偏頗保護如某國。竊所不欲也。余所謂保護。一在開運輸交通之便而已。今日本政府。保護鐵道船舶。未嘗保護其他。政府與國民。甚形冷淡。故余當附諸君驥尾。極力以圖築港之事也。

更又一言以煩諸君之聽。日改正條約近日將實施。此等準備。國民平日宜豫圖之。神戶埠。外國租界。前在治外法權之內。及實施改正條約。直編入市區。以主宰之。元來外國人皆重權利。如日本人。多棲息封建之下。只知義務而不知權利。近時福澤先生著女大學評論。有所議論。然日本社會。不止女子。卽在同一從順。與義務而已。與西歐社會。異其本位也。權利之人。與義務之人。相親交。則權利之人優。而義務之人劣。且歐美中如英國人。最力於權利。故公共謀事。至公共所當爲之事。不顧一個人不幸。如我日本人。疎於公共之事。如大阪人因師範學校開築地。致啓爭端。如此小利。非是疎于公共之事之故乎。然則自今之後。港埠市民諸氏。宜以市區改正及公共事。與西歐人議。若其際不公共合力。是令西歐人笑日本文明只有外觀。非美也。宜留心焉。其他猶有財政政治可言。待他日陳之。

英領事論支那人內地雜居

譯西六月十九號每日報

有客訪駐神戸英國領事化路氏。氏服白色日本衣。凭椅安臥。顧某正容以日語謂之曰。頃日本天皇陛下。賜七寶瓶一器。備極美麗。請供貴覽。因出而置客前。有月下蘆雁圖。謂客曰。豈不美乎。是我家之榮也。甚有喜色。既而談及新條約實施之事。領事曰。新條約實施期已逼。我事務自是而大減。閑暇可知。我故延首而望其實施期也。貴國官民。萬心一事。知無碍於其實施。且貴國官民。才智聰明。不必與外國軋轢也。又論開門而納清國人可否。(即內地雜居)如我英國加拿大、澳洲殖民地。則設制限法。不輕允清民入其地。若香港星架波。則允其隨意居之。此二地政令。與本國同故也。以吾觀之。貴邦開門允清人隨意而入。甚爲可也。談次更及白疊卿之事。領事曰。卿既還國。著支那分裂論。未成。以吾觀之。支那未容易分裂也。又談租界授受保持費事曰。自今之後。修繕租界道路。及其他一切事件。皆爲日政府所預。抑此金額。一歲約十萬八千圓許。近來萬物昂貴。必出于二萬圓也。某曰。條約實施之日。神戸市民。開一大祝典。以招饗外國人。貴意如何。領事曰感甚可已。坐日本席而談。兩足不耐痛。不如

坐椅而飲也。言畢大笑。

論外交前途

譯西六月一號每日報

近來談外交者。各處加增。有名論似可取。有愚論似不可取。紛紛議論。可見外交論之進步。然其有似名論者。有似愚論者。已不可一概贊成之。又不能一概排斥之。日本帝國外交。奈之何而可乎。此重大之事。人皆以爲不能明瞭論定之。其實則不難明瞭以論定也。何則。其運用之妙。在當局者伎倆如何耳。局外者。雖不能指示其運用。而大要方針。各國殆有公同之法。日本帝國外交方針。何必別求奇妙哉。

何謂各國公同方針。曰保持巳國權利利益。有機會則擴張之。是也。而爲之或以積極處置爲要。又或以消極處置爲要。故外交家。伸縮難測。變化靡常。要能保持國家全體權利利益。以擴張之。是各國公同之方針。而我帝國宜採以用之。豈外此猶有可採者乎。

夫如此議論。似甚平庸。聞者必笑以爲不知外事者也。然笑者宜畧爲攷慮焉。夫世上議論中。多不解此平庸之旨者。曰支那扶掖論。曰支那分割論。曰支那保全論。如此

種種。殆不暇更僕數。坐上空談。則扶掖可。分割可。保全亦可。雖然、此等議論。有何所期而然乎。世當有不解其故者。加以欲實行此等議論。不可不用兵力財力。今世上有軍備緊肅議論。有租稅輕減議論。若不動兵。不費財。以口舌議論而得行之。斯可謂妙策矣。奈地球各國。不允此妙策何。故論外交者。非精密論之。恐無益於實踐也。今日當局者。果做何事乎。吾輩與世人共欲知之。夫外交有閑暇時。有繁忙時。其繁忙之時。即有事之日也。宜敏捷活達。以爲悅服國民之處置。固不俟論。其閑暇之時。即無事之日也。宜改革外交官。整理諸制度。備有事之時之計畫。當局者而自信爲天下太平乎。吾輩知天下多事未太平也。有事之日。有處有事之道。無事之日。有處無事之道。當其局者。一切無爲。而世間議論。多歸空言。外交前途甚可憂也。

非律賓義徒獨立彙誌

譯西六月二十二號時事新報

美國義勇兵。遠討非島。天氣暑熱。兵倦不欲戰。皆思還國。美政府因派常備兵交代之。然此兵雖有常備隊名。其實則皆新兵。訓練未熟。劣於義勇兵可知。以此兵征服義徒極苦。總督以下諸將頗憂之。施政稽查委員。欲降服義徒。前月下旬。再開和議。告以美國眞意。曰不如棄干戈爲安也。且又徧飛檄于土民。諭其謬見。或開舞踏會。招待非島全權委員以下等。使美國婦人。扮非島服裝。務綏慰人心。竭盡百方之術。義徒不服。愈益相敵。和議竟破。義徒正使杜若額氏將去。訓美國施政委員曰。我輩深感美人厚意。不知所謝。然觀媾和條件。欲以我群島爲殖民地。夫島民若甘之。奚有今日哉。早安於西班牙政府矣。美國施政稽查委員顧問官拔氏。訓義徒素欲自立爲國。其志愈固。勇氣未衰。美軍已交代。新兵未慣風土。訓練未熟。若欲其慣熟之。必要時日之久。則平定之期遠矣。而美國占有非島以來。每月消耗金三千萬圓。雖美洲富冠于地球。不能久也。於是論者大起。皆曰。不如棄此島也。共和黨以是爲口實。

俟選擧大統領之日。將有所爲云。

美軍猶在非島。與土民戰。美軍現有義勇七萬餘人。武器彈藥甚銳利。嘗三戰二勝。美兵不慣熱帶風土。故多患疫癘。土民素慣氣候。在軍中如常。其勢將破美軍。美國稽查委員。力欲招撫土民。陰有所籌策。土民亦欲媾和。然不欲以非律賓屬美國。必欲自樹立政府。行共和政治。美軍反之。欲併合全島。以爲美國附庸。故議不合。二國益相軋。或曰。美國懸軍萬里。運糧食頗難。資費亦鉅。美國雖富。恐不能耐久也。譯六月二十七號同報

美國海陸兩軍。在非律賓。協心戮力。拒義徒輸入兵器。然銃藥彈丸相繼輸入。不知自何處入來也。譯西六月二十九號同報

西后畏毒

頃聞西后深畏食中有毒。使其甥榮祿監督大膳職。榮祿召腹心者。爲宰羹一切云。譯西六月二十九號時事新報

榮祿治兵

聞榮祿欲徵募蒙古騎兵。以應不時之變。蒙古王聞之。報曰。中堂苟有事。當徵部下兵五千人。以應命。

俄國公列瓜分清國表

譯西六月十九號時事新報

英國兵事新報。載列國於清國。勢力範圍地面表。勢力範圍地面即割裂地土之暗號也 俄京聖彼得堡府。印而公之。兵事新報附錄其尾曰。此地面積。與獨日倫敦所公行之書不同。世人宜注目觀之。今列如左。

俄、一二百一萬五千五百五十七方里。　英、四十七萬六千七百七方里。　法、三十三萬一二百二十九方里。　德、六萬五千百四方里。　意、七萬二千六百三十方里。

福建浙江兩省

英俄協商詭謀

譯西六月十九號時事新報

英國新報。有載英俄協商原文。文極短簡。能攷經濟地理。務避兩國互犯其利益。英國於長城以北。不妨碍俄國鐵路布築計畫。俄亦不妨害英國楊子江平原事。兩國共約曰。毫不犯清國主權。分人之國而謂不犯人之主權野心可謂橫極 各當誠意以本條約告於清政府。或謂此協商不具外交條約體。或又謂此協商是國際公法中之開一新例也。蓋保庇野蠻國。保護衰亡國。古來有其例名。至於歸理由於經濟地理。設特權圈之名。則自今日爲始。

可謂奇矣。嗚呼清國其無人乎。由于滿清政府。瞢然不醒耳。

英國欲囊括楊子江平原　譯西六月十九號時事新報

前日英外務次官捕氏。定楊子江平原語義。事見倫敦電報。蓋此事由西五月九日。氏在下院。答議士拉氏問也。拉氏問曰。英俄協商約文中。定楊子江平原語義乎。若不明白。政府宜向議院定之。又英國就楊子江平原。已求得與俄國所求於長城以北之權。同其利乎。英國權利。至長城以北。不被剝奪否乎。捕氏答曰。楊子江平原。合楊子江畔諸省及河南浙江而言之。即河南、浙江、四川、貴州、雲南、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蘇、十省也。俄國關滿洲之事。要索何事。我不能知之。故不得答辯之也。唯英政府。關楊子江平原所要索。則雖一錐尖之地。不可讓予之於他邦。即如附抵當。以借金銀。不可也。條約權則唯以否之一字答之而已。

法國垂涎滇粤　譯西六月十八號時事新報

法國計畫支那鐵道。其所得即有三線路。據客歲馬玖士氏與白卿書。所謂其三線路。一則起自東京。經河口平原。以達雲南府。延長約二百里。更起自雲南府。達楊子江平

原。或曰。此間鐵路成。唯止雲南府。得不能償所失也。其二蘭州南寧間。延長百里許。或曰。此間鐵路。雖可奪西江運輸。而利於其航業。亦非鮮少也。法人在東京者尤憂之。其三起自北京內地。至南寧。延長約百二十里。或曰。此間鐵路。利於英國商業多。而利於法國商業少。以是觀之。布築此三線鐵路。不如止也。此乃馬玖士氏之說也。果然否乎。法政府則銳意欲布設此第一線路。曩日在東京。發行債劵。實由此故也。頃總督往雲南。亦爲此事。如營業收支額。現時暫措之。法政府布築此鐵道。以欲扶植其國力耳。

蘆漢鐵路外債　譯西六月六號時事新報

駐在里昂山田領事。以西四月十八日。報外務省如左。

清國北京近傍蘆溝橋爲起點。直達漢口。線路大約一千三百英里。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八月十二日。清政府裁用其鐵道布築費。擬募集外債。金一億一千二百五十萬法。付利五分。此證書發數。二十二萬五千枚。先第一次。發十三萬二千枚。布之於法國比利時、荷蘭、瑞士。而該書額面元金。金貨五百弗。（英貨名該金四元）而其應募價格。爲金四百

八十二法（佛貨名仓三元八角二仙六）五十三仙即元金百分之九六。五零之算也。法國巴黎五銀行。當該債募集之任。以本月十九日。公開募集。

一該債元金。算自一千九百零九年。至二十年間。其間以抽籤法償還之。

一該債元金年利。就證書額面元金五百法。以金貨二十五法之算。每歲三月一日及九月一日。二期支交之。

一該債元利。以清政府歲入擔保之。而北京漢口間鐵道及其收入。（文辦營業諸經費之後）又有先取之權者爲擔保。

一該債證書。不問現時將來。清政府一切不稅。

一就該債應募價格四百八十二法五十仙。五十法。（額面五百法百分之一零）則應其募之時交之。後金隨應募者便。一次或三次。定期日而交之。第二次以年利五分之算。對最終二回交付數。以徵收利息。

一該債證書。清政府代表者。與直隸及兩湖江兩總督並清國鐵道會社總長連署。以確證之。

津鎮鐵路外債

譯西月十六號時事新報

津鎮鐵道條約。清政府與香港上海銀行。及德國亞細亞銀行。盖印已成。尚未經皇帝批准。然其批准不遠矣。居後三日英德條約亦成。各盖印。聞該鐵道長約六百二十五

英里。公債總額七百四十萬。就匯豐銀行及德亞銀行所借。其利爲年五分。本條約俟測量已畢之後。即盖印云。又聞鐵道本條約。期盖印後五歲而成之。公債年限。期本條約盖印後五歲而償還之。即與鐵道同時完成。聞支那人二名。歐洲人三名。管理其鐵道。自天津至山東省南陲。德人管之。自山東省南陲至鎭江。英人管之。而抵當公債。即以鐵道充之。政府爲證。約定後日歸于清國。爲其國有之財產也。

譯西六月十六號時事新報

德國撤兵

德國嘗留兵百餘人。守日照。與清政府有所交涉。前日引還膠洲灣。或曰。是津鎭鐵道條約已成。清政府又採納其山東各件要索。故撤兵而去也 盖其或然歟。

譯西六月二十五號每日報

漢陽鐵政局貸日本金

日政府。聞清國漢陽鐵政局督辦盛宣懷之請。欲貸金三百萬兩。以充鐵政局整理更張之費。其契約已成者。前四月中旬已紀報。和田製鐵所長抵清國。數與盛宣懷面商定其大要。使上海領事小田切代日政府而定契約。和田帶一切件事。還東京。時四月下旬也。五月五日小田切由上海往北京。其時不暇與盛宣懷結約。小田切將以本月

十三日前後還上海。還則當與盛宣懷結交涉單。設法貸金二百萬兩。既定其方法。當不至作罷論。聞久在湖北。知漢陽鐵政局事情者之言曰。日政府貸二百萬兩。民人當無異議。然其契約最宜留意。此鐵政局。張之洞捐一千萬兩以開之。局內有比利時技師一團。爲張之洞所傭聘。契約中頗付權力。局中事。一切歸其掌中。且局中所生之利益。皆私之。張盛二人不任其弊。然一旦與立約。一朝不可解其職。要之支那人有此鐵政局。故不欲立比利時人之下。比人以其權力之威。專斷無所不至。昔比人欲貸資金幾百萬兩於鐵政局。盛宣懷不欲更添其權力。因辭之。事遂不成。其他英商之會社。亦欲貸金。淸人素不欲以辦理權付英商。故亦辭之。今日政府欲貸二百萬兩。不知以何主義而結約。雖非局外者所與知。單以二百萬兩之故。欲收其局中辦理之權。誠大誤矣。若令二三監督官及技師入局內。比人固執既得權。不肯讓與他邦。我監督技師不能逞其意。故欲助支那人。圖其局之整頓更張蓋難矣。唯其如此。我當局者。宜深查鐵政局內情。結資本貸予約。不可遺悔於他日也。元來日政府暗于中國事情。僅得一領事一視察員之報。而急斷易于生弊常也。政府萬勿誤其方法可耳。

俄侵韓地

譯西五月二十六號日本報

頃日俄國艦隊。突然進入韓國馬山浦。啗其人民以厚利。買收地皮三十萬步。世人皆爲之懼疑。蓋俄國準備日本。故扼據馬山浦以充駐屯。自我見之。能無爲俄人所先之感乎。夫俄人之欲占地於此沿岸。非一朝一夕之故矣。釜山雖形勝之地。不能得之無可如何。故乘韓之開馬山浦也。速赴其機。避形勝之地而占有之。抑馬山浦之爲形。海峽八里餘。其灣深入陸地。海底不甚深。雖不能容泊多艦隊數。而巨濟島擁其南。與馬山港之間。可優得泊數十萬噸之軍艦。而距釜山二十八里。船舶之航路。概與巨濟島之東。其西曰統營。（此地秀吉伐韓之役、有慶尙全羅忠淸三道之統營、李舜臣據以防我海軍云、）與巨濟島之間。僅不過五六百步。且有淺洲。五百噸以上之船舶。不能通行也。要之馬山浦雖不便艦隊之碇泊。巨灣島之陰。可以多繫巨艦。而俄國建築兵營於馬山。則可直得召致一二萬之陸兵。虎狠之俄。而有此舉。其意豈難知乎。然而我日本見俄之所爲。若以爲當然。或可不置異議。若有意于恢復之。則立提起抗議。而不宜任俄之放恣也。如外務大臣靑木。常稱對韓政策之宜活潑者。又韓國公使林（新將任者）等。見俄有此舉。其規畫當何如耶。

韓國萑苻不靖

譯西六月六號日本報

昨韓京來電。韓國全羅道之民黨。揭竿與德井邑泰仁長城各地。北蔓延金溝。韓舊將覃全道。其徒皆不平於施政者。及東學之殘黨。執舊式兵仗。勢甚猖獗。若全道陷於其手。忠清一道將隨而動焉。韓廷頗有狼狽之態。該地方原有鎮衛一大隊。及地方隊百五十名。然軍火素不裕。韓廷派鎮衛二百。趕緊赴援。又恐外人僑居遊歷于該地方者之或罹其難。均牒告列國使臣。前三日。我摩耶艦之由仁川前往木浦者。盖欲警衛我租界也。

聞忠清道安城傍近。有土匪約一百餘人。白日橫行。刼行客掠民財。全羅道尙州安東間。蜂起者凡三四百人許。襲尙州官衙。掠奪傍邑。警報達于大邱。急派兵鎮撫。賊乃退入安東全羅北道。有古阜。爲東學黨淵藪。叛服靡常。頃古阜垈慶壇川監董金昌錫。綏撫失宜。士民群起。鬪入郡衙。悉刼軍器等物。勢甚猖獗。西六月九號時事新報

俄德美擴張軍備

譯西六月十六號每日報

五月一日。英子爵是氏。抵英國上院。問施氏曰。政府得詳俄國義勇艦隊。艦船大小或

武備乎。又此艦隊爲海軍省所管。俟其令而動乎。且此等艦隊。備武裝。得過撲斯布奥拉斯及達達內路海峽乎。凡此三者關係于我海軍勢力。我海軍勢力。一依於他國海軍勢力而後定也。我聞俄國義勇艦隊。前日搭載兵器。過達達內路海峽。欲悉其詳細。故問之。施氏曰余即代海軍省而答之。曰俄國義勇艦隊。現在海上者十五艘。在築造中者二艘。在設計中者二艘也。其大皆七千噸以下。息痕託技路臥有特別委員會。已經俄國海軍大臣經允可。管理該艦隊。是等艦隊揷商船旗。可得過撲斯布奥拉斯及達達內路海峽。凡艦船備武裝。非經土耳其帝允許。不能過也。是等艦隊兵士。皆能知其事。英海軍省未得其艦隊載兵器及大砲。武裝而過之報也。

譯西六月七日時事新報

檀島決清日工人相傷案

向於檀香山亞痾亞驅島耕地。清日役夫激成一大械鬬。清國役夫殺傷數名。活諾路路法廷究辦之。以上月廿五日宣告處刑於加害者。日人伊東某絞。尾崎某徒二十年。山根某徒五年云。

俄國舉動

譯同上報

西月十八日俄都來簡云。近來俄國之情形。不免有雜樂亂舞之觀。一面提倡弭兵會議。一面擴張軍備。一面蠶食清國疆埸。而經營日精。一面救濟本國飢餓。而方策窘窮。一面剝奪芬蘭自治權。州民纒喪章而相哭。一面自大學堂頭等學堂。以至頭等女學堂。聯盟抗上。祖龍失威。李斯束手。吁亦何等醜態也。盖專制政治之弊矣。

俄國設大學堂于北京　西六月二十六號時事新報

俄國曾欲置大學于海參崴。頃有人言置北京爲便。政家等皆贊成之。盖果成與否。現尚未知。

鬧敎謗國　譯西六月十六號每日報

四川天主敎徒。爲余蠻子所犯。法國要索淸政府。以償金百二十萬兩。分予敎徒在四川者八千人云。

浙江省臺州天主敎徒。與士民相爭。燒毀其敎會堂。法國軍艦因繫碇于臺州近海。

第二孔教乃平等主義。非專制主義。

大同小康之異。前既言之矣。小康派以尊君權爲主義。大同派以尊民權爲主義。大同小康之名。見於小戴記禮運篇。其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歸。壯有所用。幼有所長。是謂大同。天下爲家。大人世及以爲禮。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上下。以和夫婦。是謂小康。故小康者。專制之政也。大同者。平等之政也。孟子傳大同之學。故其書皆以民權爲主義。如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之類是也。(其全書皆言民權。不獨此數語也。)而春秋之法制。皆所以抑制君主之專橫。用意深遠。條理繁密。南海先生嘗著一書。名爲孔教民權義。今講演之間。時刻匆促。不能多引也。其餘若井田之制。欲以平貧富之界。親迎之制。欲以平男女之權。其事更不一而足。可見孔子全以平等爲尙。而後世民賊。乃借孔子之名。以行專制之政。則荀子之流毒耳。

第三孔子乃兼善主義。非獨善主義。

佛爲一大事出世。說法四十九年。皆爲度衆生也。若非爲衆生。則從菩提樹起。即入

涅槃可矣。孔子之立教行道。亦爲救民也。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其意正如佛說所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意也。故佛法以慈悲爲第一義。孔教以仁慈爲第一義。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故孔子爲救民故。乃至日日屈身。以干謁當時諸侯卿相。欲藉手以變革弊政。進斯民於文明幸福也。當時厭世主義一派頗盛。如楚狂、長沮、桀溺、荷蕢丈人、晨門、微生畝、之徒。皆攻難孔子。此等皆所謂聲聞外道法也。而孔子則所謂行菩薩行也。然則學孔子者。當學其舍身棄名以救天下明矣。而自宋以後。儒者以束身寡過謹小愼微爲宗旨。遂至流爲鄉愿一派。坐視國家之危亡。生民之疾苦。而不以動其心。見有憂國者。則謂爲好事。謂爲橫議。相與排擠之。此支那千年以來最惡陋之習。此種見識。深入於人人之腦中。遂養成不痛不癢之世界。此支那致亡之由也。若能知孔子之在當時。爲好事之人。爲橫議之人。而非謹守繩尺束身寡過之人。則全國之風氣。必當一變矣。

第四孔教乃强立主義。非文弱主義。

孔子於繫易也。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曰獨立不懼。論語曰。吾未見剛者。中庸

言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而尙書洪範篇之末。敍述六極。以弱爲最下。以之與凶短折、疾、貧、並稱。然則孔子六經。重强立而惡文弱。甚矣。自晉唐以後。儒者皆懦弱無氣。大反孔子之旨。惟明代陽明一派。稍復本眞耳。而本朝（清）考據學興。柔弱益甚。遂至聖敎掃地。國隨而亡。皆由壓制服從之念多。而平等自立之氣減。故今既發明平等主義。則强立主義。自隨之矣。

第四孔敎乃博包主義。（即相容無礙主義）非單狹主義。

佛之大乘法。可以容一切。故華嚴法界。事事無礙。事理無礙。孔子之大同敎。亦可以容一切。故中庸訓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惟其不相悖也。故無妨並行。如三世之義。據亂之與升平。升平之與太平。其法制多相反背。而春秋並容納之。不以反背爲傷者。蓋世運既有種種之差別。則法制各適其宜。自當有種種不同也。如佛之說法。因衆生根器有差別。故法亦種種不同。而其實法則皆同也。苟通乎此義。則必無門戶水火之爭。必無賤彼貴我之患。此大同敎之規模。所以廣大也。當時九流諸子。其大師多屬孔門弟子。既受孔敎。退而別樹一幟。如吳起學於子夏。而爲兵家

之宗。禽滑釐學於子夏。而爲墨家鉅子。鄒衍齊魯諸生。而爲陰陽家之祖。自餘此類。其事甚多。蓋思想之自由。文明發達之根原也。聽其諸說雜起。互相競爭。而世界自進焉。中庸道並行而不相悖之義。即本於春秋三世並立之義。而孔子之眞相也。自漢以後。定於一尊。黜棄諸子。名爲尊孔子。而實則背孔子之意甚矣。遂使二千年來。人人之思想。不能自由。有發一奇論者。則羣然以非聖無法目之。此智識所以不能發達也。今當發明並行不悖之義。知諸子之學。即孔子之學。尊諸子即所以尊孔敎。使天下人人破門戶之意見。除保守之藩籬。庶幾周秦古學復興。而人智發達矣。

以上各條。畧舉大概。若孔敎重魂主義。及世界宗敎合一之思想。則願俟他日。若諸君子不棄。許其重參他會。當更有所陳述以乞敎焉。

來稿雜文

廣訟冤說

發微子來稿

天津國聞報有訟冤說一篇。爲南皮張公而作也。援證事理。發潛闡幽。張公見之。定許知己。雖然、張公明哲大賢。其心跡不白於天下者尙多多。故隨所聞表而辨之。作廣訟冤說。

客有述南皮張公軼事者。曰去年八月之變。北京賊臣以電詢於兩江總督劉公。及湖廣總督張公。謀廢立之事。劉公擬復電之文曰。君臣之義已定。中外之口難捫。以約於張公。將聯名力爭。張公拒之。張公之客問於張公曰。何爲拒之。張公曰。吾本與吳御史可讀交最深。意見悉相合。　今上之立。吳御史以死爭之。吾意亦猶是也。立今上本非吾意。吾何爲而爭之哉。發微子曰、此殆非張公之言。乃狗彘之言也。夫張公者非他。乃立於光緒朝二十四年爲侍從貴寮。爲封疆大吏者也。吳御史以　今上爲不可立。御史固以死諫矣。張公而欲竊比御史也。則何不於光緒元年從御史於地下。以冀皇太后之一悟。而顧二十餘年仕於此閏位之朝。擁高位。食厚祿。靦然人面。

以迄於今日。他日見柳堂於泉壤。其將何辭以對。且如此言。則張公廢　今上之心。蓄之已數十年。張公固素以忠義自鳴於天下者。試問此二十年中。張公以　皇上爲君乎。不以爲君乎。如不以爲君也。非吾君而事之。非忠義之人所宜言也。如以爲君也。陽事之而陰欲廢之。尤非忠義之人所宜言也。事之而可以得富貴則事之。廢之而可以保富貴則廢之。若此之行。若此之言。豈復近於人類哉。直狗彘耳。夫張公固人也。非狗彘也。烏可以狗彘之言。汚衊我忠義之張公哉。遂爲張公訟冤。

不遠千里而來者。欲表信述志。大有所謀。何圖兩君卑妾疎妾。疑妾惡妾。冷遇寒待。向隅而不欲相語。妾請自是辭。散士曰。夫人責僕等之不敬。此罪固不能辭。雖然、夫人亦傲言慢語。侮辱太甚。方之良家子女之所爲。豈無愧哉。夫人冷笑曰。毋多言。豈又煩足下之廣舌哉。左手推戸將出。紅蓮攬袂勵聲曰。婦女之爲偵吏。近世多有。夫人若非告以姓名。述其來意。以解我等之疑。妾誓不使出此家一步也。夫人曰。日人爲間諜。不明亦甚矣。若內省不疚。雖千百偵吏。出入其門。豈足恐哉。今令娘見妾。頗有所恐。而疑爲偵吏。其俯仰天地。而有暗昧可知也。妾唯欲訪高明之士。交正大之人。全此大任耳。汚耳之言。瀆心之語。妾雖少時不欲聞也。紅蓮怒氣如火。目視散士。以示決意。夫人覺之。攴手徐曰。勇氣可嘉。勇氣可嘉。雖然、是匹夫之勇耳。士君子所不取也。妾雖不肖。亦非徒死此處者。輕忽之行。勿招後日之悔。再憑椅子。顏色自若。旁如無人。執新報默讀少時。忽愕然曰。嗚呼、兩君既知幽蘭女史之事乎。妾以兩君未詳其生死。宴然遊樂。故心不能平。口出惡聲以相試耳。乃出金環於懷中。進示紅蓮。紅蓮一見。駭且問曰。是幽蘭女史沈沒海中時。小指所穿也。何爲落於夫人

之手哉。頗宥妾無禮。幸告顛末。散士亦進而近前。夫人曰。今請爲兩君語別後之狀。使明晰幽蘭女史之事。妾自與令娘等分袂西國。歸而省親。未幾而有峨馬治病重之報。妾父以深交之故。携妾馳赴華風麗島。不及。而父使妾先歸。航路未半。風雨大起。電閃雷鳴。海濤澎激。檣折舵斷。忽轟然如百雷之齊落。乃船之觸暗礁破滊機也。妾蹶起出甲板。見一小舟。躍身投之。舟小人多。衆皆戰慄。魂爲之失。氣爲之喪。左臥右顚而不能起。忽有一道逆浪。衝天而來。舟半覆沒。人悉沈溺。舟再起時。止於船底者僅三人。妾注視二人。轉瞬之間。巨浪一聲。倏然擊背。妾身將墮舩外。兩人執妾裾。極力援之。時水已果腹。昏絕無覩。既而開目。雲行風斂。赤日麗空。白浪遠平。身困臥於舟底。見上有一老人。與一女子相對跪坐。兩人見妾大喜。慰曰。夫人亦得蘇生。幸甚幸甚。妾聞其語。追懷傾覆之際。救援之事。皆恍兮惚兮。如長夢初覺。乃謝曰。若非得兩君拯救。妾身已葬魚腹矣。一姬更熟視驚問曰。昔夫人自美國往西班牙。非嘗與妾等同船乎。妾聞之。注目觀其容貌。則是與他二人同行。談論於大西洋之中者也。因不覺相感奇遇。潸然出涕。其後此船漂流海中。逾一晝夜。風靜浪平。茫茫天

海。船影山色。絕不相見。孤舟漂搖。不知所向。妾愀然謂二人曰。嗚呼、舵工水手。皆既葬鯨鯢腹中。今飢渴交迫。疲勞尤甚。漂流任浪。進退無定。如之何哉。二人亦默默無言。暫見黑煙遠起。皆大喜叫曰。是瀛船之過也。可求救助。於是振衣放聲而呼。瀛船似略近者。三人愈喜。咸作蘇生之想。既而幽蘭女史翹首曰。彼船非來者。乃去者也。妾曰否否。是進來者也。凝眸遠眺。果如女史之言。船去益遠。其影迷濛。祇有一片之殘煙。留於糢糊之外而已。老人曰。盛者必有衰。生者誰不死。若果命運終窮。從容就義。昇遊天上自由之鄉而已。今我三人。所謂運極命窮者乎。若徒悲泣歎息。怨天尤人。是不知命之小人也。悠然危坐舟中。瞑目禱天。以求安身立命之地可耳。於是三人瞑目而坐。危懼之心。釋然而去。欲生之念。寂然不生。放目而觀。但見白日西匿。海風颯颯。動搖星宿之天外而已。其後腹飢體疲。不覺倚舷困睡。忽有暴風再起。波濤澎湃。覆於我舟。藐藐一身。沈溺於海波幾死。忽有天女飛來。相携而同遊月殿。忽而管絃絲竹。相奏而響遏雲間。噪噪而湧。盈於耳邊。於是愕然驚。欣然喜。俄而舉首。則皆是小舟一夢矣。瀛笛一聲。瀛船駛來。夢初醒兮。未能分明。心神漸定。熟而

視之。曉月濛濛。景色依稀。唯見船旗飄風之影。但聞翼輪切水之音。三人鼓勇勵氣。大聲呼救。瀛船認之。即下小艇來相救。嗚呼、死期既迫。俄然遇此救援。其僥倖何如哉。既而小艇牽引我舟。至於彼船。蓋彼船者希臘之郵船。往埃及之歷山港者也。船長導至一室。優相待遇。船中貴女紳士。憫妾等之困厄。相餽以金錢衣服。女史謂妾曰。妾猶有多金。因返之。唯受其衣服。如是三人始作再生之想。安臥船牀。一晝夜間。漸忘疲勞。神氣復舊。乃訪女史於別室。慶天遁之未盡。且問遭患難以來。未暇問令娘等之行止。曩日與令娘自美國同行之兩氏。今果何如。女史悽然曰。先航大西洋。所以不敢告心事於夫人者。恐計畧易洩。大事難成。今不期再遇於艱難之中。共死生於危急之間。是蓋天假之緣者。可謂奇遇矣。豈能不披肝瀝膽以相告哉。乃諄諄詳述。不覺太息曰。兩友助妾。失身於黃泉之下。救父之喜。未慰胸懷。表友之悲。忽驚肝膽。妾今日憶友之感。豈異昨夕待死於扁舟之情哉。妾聞之。始詳其顛末。感慨殊深。既而船至一海港。船長告曰。是埃及之歷山港也。三君可至旅亭。暫爲保養心神焉。妾謝曰。得全一生於萬死之中者。皆足下之厚誼。今以何報足下之恩乎。但船

破之時。所携之物。悉沒海中。今竟無一物。可呈貴覽。奈之何哉。船長笑曰。余英人也。英國船長之職。有殺身救人之義務。何況難船漂舟乎。三人乃投於逆旅。療養數日。心神全復。是時埃及與英佛交涉。日赴困難。漸覺棘手。埃及之士民。激昂奮起。禍機將垂破裂。蓋英佛專横跋扈之所致也。先時英國駿兵艦於埃及。宣言曰。埃及之乱民。梗塞洲越之運河。以杜絶世界之交通。妨碍我國印度之連絡。是我所以嚴兵備以禦不逞之暴徒也。嗚呼、洲越運河者。埃及國之富源。有益其國家。實不鮮少。凡其國都與運河。隔百五十里之遙。其間有人馬難行之沙漠。埃及人民何苦犯此不可越之艱險。勞民傷財。塞閉此富源。以結怨於歐洲之強國乎。誣妄亦甚哉。英人又曰。埃及政府之改革。非一國之輿論。埃及大臣之更易。非萬民之願望。軍人煽動之所致。其變乱有不可測者。是我出兵艦所以保護歐人之生命財產也。嗚呼、一國自有一國之權。如政府之改革。大臣之更易。是一國之內事而已。豈他國之所可干涉哉。然而英人以兵馬之力。悍然欲干與於其間。是蓋因欲掌握財政工商之全權。如昔日而已。何其虎貪狼慾。逞暴威之甚哉。一日妾等談論一堂。窗外忽騷然有兒女號泣兵馬馳

騁之聲。既而銃礮之響震天。吶喊之音四起。妾大驚。乃與女史共開窗而望。見戶外樓下之羣衆。直發短銃。投瓦礫。揮刀相叫曰。攘虎狼之外人。回復國權。在此一舉。幽將軍止妾等曰。是大亂之潰裂者。當此際也。宜審形勢。以决一身之進退。狼狽周章者。所以危身而已。時破窗戶之聲。壞器物之音。戛戛落落。囂於近隣。女史曰。想是暴徒乘機闖入歐人之居宅者也。語未畢。一羣之衆。入於逆旅。提刀揮槍。叩戶叱咤。將亂入室內。忽有數騎過於門前。連呼曰。元帥來。元帥來。不可有粗暴之舉動。若有侵掠他人之家財。傷害無辜之外人者。必處以嚴刑。暴徒聞之。悉皆散去。一路肅然。妾等志意少安。既而聞元帥萬歲之聲。叫號盈街。因出頭窓外。見將士群集。刀槍駢列。光彩陸離。似冰霜之映白日。幽將軍又止安臥於室中。忽聞跫音戛然。有敲我室者。幽將軍徐起倚戶呼曰。是何人歟。答曰埃及之將士也。將軍啓戶。將士數人。佩劍直立于戶外。中有一人進入室內。戎裝之美。粲然奪目。身體長大。容貌奇偉。眼光燦如電閃。熟視幽將軍而慇懃謂曰。謹賀將軍無恙。又視其老而益壯。幽將軍故爲驚怖之狀。答曰。而老奴南美之一商賈也。携二女而遊意太利希臘。尋景勝之名區。

此稿未畢下期續錄

和景秋坪侍郎甘肅總督署拂雲樓詩二篇　譚嗣同

作賦豪情脫幘投。不關王粲感登樓。煙消大漠羣山出。河入長天落日浮。白塔無儔飛鳥迴。蒼梧有淚斷碑愁。（碧血碑在樓下肅妃殉難於此）驚心梁苑風流盡。欲把興亡數到頭。（樓本肅藩後苑）

金城置郡幾星霜。漢代窮兵拓戰場。豈料一時雄武略。遂令千載重邊防。西人轉饟疲東國。（甘肅軍饟歲四百八十萬皆仰給東南諸省時總督爲家雲觀年伯方請假歸里是以有取於譚大夫小東之義）南仲何年能朔方。未必儒生解憂樂。登臨偏易起旁皇。

題酸道人風月琴尊圖　瀛洲客

天風颯颯吹黃埃。蘼蕪披拂紛瀛臺。老牛暫儒信謊誕。吳剛月斧何從來。憑虛膠瑟千萬彈。那恤沈湎昏墊爲其災。中有開天霹靂手。晉掃霧霾鑽天臍。軒虞操縵安四維。管樂折衝攘羣醜。鑿破混沌崇文明。朗激瀛寰九萬九烟飛灰滅。醉鄉中浮生畢竟歸何有。我羨神仙大游戲。此無忌兮彼無忌。鈞天廣樂佐璚筵。灌頂淋漓助元氣。元氣邁兮表海風。七寶裝成延壽宮。清談未必無徐勉。燕樂誰堪笑景公。翻桂海。耀冰天。滄海桑田變萬變。望中天末有賢豪。町畦獨闢開生面。高山流水嗣牙期。餔糟歠醨攬文獻。我觀此圖意便便。縱譚風月盡忘

年。頤養琴尊資復性。花開花落等閒緣。拈花微笑兩茫然。從古金粟冰輪缺復圓。

戊戌政變後由都至鄂感事答友人　蘇菴

江漢湯湯首首廻。北書緘淚濕初開。憂天已分身將壓。感逝還祈骨易灰。闕下驚魂飄落日。車中殘夢帶奔雷。吾儕未死才難盡。歌哭行看老更哀。

哭林烈士　蘇菴

如雪刀光照膽寒。道旁萬衆盡汍瀾。書生自報君恩重。廿載頭顱十日官。

儒冠　劉漢閣主

青青陵麥蔽荒村。溺盡儒冠問叔孫。豈謂禹湯眞酷吏。翻憐訓注媿謀臣。中庸千載雙胡廣（明亦有胡廣）。劇美同時兩子雲（谷永亦字子雲）。一笑遼東作龍尾。黎牀白帽向誰論。

本館售報價目　週年三拾三冊報費洋四圓閏月加三冊洋四角半年者以十六冊計報費二元二角閏每月者報費洋四角零售每冊一角五分郵費照例遞加

諸君如有願爲本報代派處乞函致本館自當隨時付呈代派處概提二成作經理之費又各地代派諸君如有未將實銷價目清交者尚請早日催收匯寄來館俾資挹注幸甚

一凡函來購報及商量報事惠賜文稿附印等事信力均請自給

啓者本館發行報章特取價從廉無非爲廣開風氣起見乃疊接各地來函至謂代派處有將報價高抬於零售尤甚本館初不甚信惟言之者衆似事非無因其礙本館銷路其事小而阻國民進步其事大伏乞代派諸君深諒此意勿仍前獘本館不勝企禱之至

本館各地代派處

東京神田區表神保町三番地　東京堂書店
西京西木屋町五條上ル山國方　中西先生
上海望平街滬報館
天津國聞報館
香港中環荷李活道聚文閣
澳門大井頭知新報館
玻璃昌和泰
朝鮮京城漢城新報館
星加坡叻報館
域多利稅關內李夢九先生

東京市芝區露月町十四番　丁酉社書店
神戶英七番天祥洋行
福州閩報館
北京東交民巷筑紫洋行
香港上環海傍和昌隆
海參威永恒安
黑龍江華昌泰
星加坡衣箱街天南新報館
雪梨金山東華新報
灣哥化永生號葉星南先生

大坂天神橋南詰東入　梅清處塾
上海北京路商務印書館
蕪湖天主堂後譚寓
香港文武廟直街文裕堂
香港中環海傍通報館
海參威復泰隆
仁川怡泰號
星加坡漆木街福興隆
檀香山嚴觀韶先生
舊金山大埠寶文報館